

存在即相态：相态主义本体论

高世杰¹, 高子萱²

¹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广东 广州

²海口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9日

摘要

面对实体主义在解释流动时代现象时的理论困境, 本文提出新的本体论框架——相态主义(Phaseism), 其核心命题为“存在即相态, 相态即显现”。前者确立核心范畴, 指出存在是“相”(凝结的格局)与“态”(流动的势能)的动态集合; 后者锚定本体论根基, 强调相态是关系场中显隐不息的动态过程。“相态互塑”揭示微观与宏观的动态循环, “显隐”展现存在的深层节奏, 而中国哲学“体用”范畴作为暗线, 为相态分析奠定根基并指明实践指向。相态主义并非否定实体主义, 而是划定其有效边界, 为流动时代提供兼容变化与秩序、流动与锚点的世界观。

关键词

相态主义, 存在即相态, 相态互塑, 显隐节奏, 体用之源, 本体论

Phaseism Ontology: To Be Is to Be a Phase-State

Shijie Gao¹, Zixuan Gao²

¹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²School of Marxism, Haikou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aikou Hainan

Received: March 27, 2026; accepted: April 17, 2026; published: April 29, 2026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substantialism in explaining phenomena in the age of fluid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ontological framework—Phaseism, whose core proposition is “To be is to be a phase-state, and a phase-state is manifestation”. The former establishes the core category, pointing out that existence is a dynamic set of “phase” (condensed structure) and “state”

(flowing potential energy); the latter anchors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emphasizing that phase-stat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stant manifestation and concealment in the relational field. "Mutual shaping of phase and state" reveals the dynamic cycle between the micro and the macro, and "manifestation and concealment" shows the deep rhythm of existence. Taking the category of "Ti and Yo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implicit thread, it lays the found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phase-state analysis. Phaseism does not negate substantialism, but delimits its effective boundaries, and provides a worldview that accommodates both change and order, fluidity and anchor points for the age of fluidity.

Keywords

Phaseism, To Be Is to Be a Phase-State, Mutual Shaping of Phase and State, Rhythm of Manifestation and Concealment, Unity of Ti and Yong, Ont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实体主义的困境与相态主义的回应

哲学始于对“存在”的追问。两千余年来，西方哲学主流传统被“实体主义”思维支配：在变化的现象背后，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在流动的世界深处，矗立静止不动的实体。这种思维根植于人类在纷繁变化中寻找不变者的认知倾向，亚里士多德为其提供了系统哲学论证，指出实体是“那既不可以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1]，是属性变化中保持不变的基础。该范式主导西方哲学两千年，深刻塑造了神学、科学、法学乃至日常语言的基本结构。

然而，现代思想从各具体学科前沿出发，对实体主义提出根本性质疑。物理学揭示“基本粒子”是场的激发态[2]，量子场论中粒子是量子场的暂时激发，可产生和湮灭，身份无绝对同一性；生物学中达尔文的演化论以“种群思维”取代“类型思维”，证明物种并非固定类型，而是演化中不断分化的种群[3]；心理学的认知-情感人格理论表明，人格并非铁板一块的内在核心，而是不同情境中被激活的状态集合[4]；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中介与结果，不存在脱离实践的静态结构[5]。

与此同时，鲍曼以“液态现代性”刻画时代根本特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消融[6]。固态现代性以建立秩序、固定身份、长期规划为核心，而液态现代性则呈现流动、不确定、即时满足的特征，职业、关系、知识的稳定性被打破，流动成为常态，这不仅是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面临的存在困境。

中国哲学传统对实体主义天然警惕，其重过程而非实体、重关系而非个体、重变化而非静止的思维方式，为相态主义提供了深厚本土根基。道家以“道可道，非常道”[7]拒绝将终极实在固定化，道是“周行而不殆”的过程；《周易》以“生生之谓易”[8]将变化视为宇宙根本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创造性生成；张载提出“太虚即气”[9]，认为气之聚散显隐构成万物，气是有无、虚实、动静的统一；程颐、朱熹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0]，强调体与用、显与微的不可分割。

时代呼唤一种新的本体论框架：既能承认流动现实，又能在流动中找到秩序；既能接受变化必然，又能在变化中确认自身。相态主义由此诞生，它并非否定实体主义的所有洞见，而是将其视为相态在特定条件下的稳定形态，划定其有效边界，而非将其作为存在的全部真理。

2. 相态即显现：本体论根基

2.1. 命题的提出

“相态即显现”是相态主义本体论的基石，这一命题宣告：相态并非静止的形态或孤立的“东西”，其存在方式就是“显现”——在关系中呈现自身，在过程中展开自身。谈论事物的存在，本质是谈论其如何显现、向谁显现、在何种条件下显现，显现不是存在的属性，而是存在本身的方式。

该命题易被误解为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翻版，实则二者存在本质区别。相态主义的“显现”是去人类中心化的，而非主观唯心主义的“被感知”。贝克莱将存在锚定在人类感知上，其基础是神学对感知连续性的保证；而相态主义中，即使无人观察，桌子仍会在与光线的关系中显现为特定颜色，在与重力的关系中显现为承重状态，在与空气的关系中显现为氧化过程。这些显现无需人类观察者，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的本质是被编织进关系网络并在其中显现。

2.2. 显现的三层意涵

第一层是向其他存在的显现，这是最基础、非人类中心的显现，无需意识中介，是物理世界的基本运作方式。事物向光线显现为反射面，向重力显现为承载体，岩石与流水的相互显现，构成了自然历史的展开过程。

第二层是向人类感知的显现，这是日常经验中狭义的“被看见”，是显现的特殊形式而非唯一形式。将存在等同于人类感知，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陷阱，但这一层面对人类实践具有根本意义，感知和语言作为显现的特定形式，是人类认识和描述世界的基础。

第三层是向自身的显现，这是最深层且易被忽视的显现。树的生长、河流的流淌，都是事物在时间中向自身展开；种子向幼苗、幼苗向大树的转化，是事物不断向自身显现的过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是自行显现^[11]，是从遮蔽中进入无蔽的过程。

“相态即显现”中的“显现”同时包含上述三层意涵，三者并非等级序列，而是相互交织的维度：向自身的显现通过向他者的显现实现，向他者的显现以向自身的显现为前提。

2.3. 显现即关系

显现始终在关系中发生，没有孤立的显现，关系是存在的构成要素，而非外在连接。温度是事物与环境的能量交换关系，压力是事物与约束边界的关系，社会情境是个体与他人、制度、文化的关系，不存在抽象的原子化个体，也不存在脱离关系的事物属性。

人作为社会性存在，其显现更依赖关系。人在父母、孩子、同事面前的不同显现，并非刻意“伪装”，而是关系本身构成了显现的条件，不同关系激活并召唤出不同的自我。这并非否定“自我”的存在，而是说明自我始终在关系中生成和显现，正如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断，揭示了人在关系中成就自身的本质。

2.4. 显现的条件性

任何显现都依赖特定条件，包括温度、压力、情境、历史、认知框架等。水在不同温度下显现为固态、液态、气态，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态，这一物理常识蕴含深刻哲学意涵：水并非隐藏在三种状态背后的第四种存在，而是三种状态得以可能的条件系统。

理解人或社会的本质，并非寻找隐藏在显现背后的固定本质，而是理解其在何种条件下显现为特定样态。这一转向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实体主义追问“是什么”，试图寻找固定本质，易导向标签化和本质主义；相态主义追问“在什么条件下显现为什么”，试图理解显现的条件系统，导向情境化和动态理

解, 这也是相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

3. 存在即相态: 核心范畴

3.1. 相: 凝固的格局

“相”(Phase)指事物在特定条件下显现的相对稳定存在方式中, 那些已凝结成形的格局, 是“过去”在“现在”中的沉淀, 是历史在当下的呈现。在经济领域, 相表现为产业结构、资产负债、技术路线; 在个人层面, 相表现为习惯、性格、技能、身体记忆; 在社会维度, 相表现为组织、制度、文化传统、基础设施。这些格局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 构成了事物运行的基本框架。

相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可观测性, 相能被识别、测量, 产业结构可通过数据描述, 性格可通过量表测量, 制度可通过条文记录, 这使相成为科学分析的可能对象; 二是相对稳定性, 相在一定时间尺度上保持可识别特征, 其稳定性是秩序建立的前提, 虽非永恒, 但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具有确定性; 三是历史性, 相是过去活动的沉淀, 承载着历史信息, 理解一个相, 本质是理解其形成的历史过程。

相是世界存在的必要前提, 没有相, 世界将陷入混沌, 变化失去参照, 秩序无从建立。但相也存在僵化风险, 当外部条件变化而相仍保持不变时, 会产生不匹配, 引发制度僵化、路径依赖、结构性危机等问题。相态主义不否定相的必要性, 却提醒人们警惕相的僵化, 注重相与外部条件的适配性。

3.2. 态: 流动的势能

“态”(State)是与“相”相对的基本范畴, 指事物正在发生的流动势能, 是“未来”在“现在”中的涌动。在经济领域, 态表现为技术浪潮、市场情绪、社会预期、资本流向; 在个人层面, 态表现为情绪起伏、思维流向、意图指向、注意力涨落; 在社会维度, 态表现为时代精神、集体心态、历史趋势、舆论风向。这些都是尚未凝结的趋势, 是事物当下的动态存在。

态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正在发生性, 态并非已完成的存在, 而是“正在成为什么”的过程, 无固定边界和确定形态, 是一种势能、趋向和可能性; 二是难以测量性, 态可被感知但难以精确量化, 市场情绪、时代精神的变化无法通过单一指标或数据完全捕捉, 这也使其常被实体主义思维忽略; 三是弥漫性, 态是弥漫在整个系统中的氛围, 并非局部或单个个体的属性, 而是系统的整体状态。

态是世界活力的来源, 没有态, 世界将陷入僵死, 秩序会成为禁锢, 结构会变成牢笼。但态也存在风险, 过于剧烈的态会导致失序, 过度流动的态会使事物失去根基。态需要相的约束, 相也需要态的激活, 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3.3. 相与态的关系

相与态并非两类独立事物, 而是观察同一事物的两种视角, 任何现象都可从相和态两个角度切入。观察河流时, 相是河床、河道等稳定结构, 是地质历史的塑造结果; 态是流速、流向、湍流等流动状态, 是当下水势的体现。二者都是河流的真实存在, 只看相会将河流视为静止地形, 只看态会将河流视为无序涌动, 唯有结合二者, 才能完整理解河流的本质。

把握相与态的关系, 核心在于理解两个辩证命题: 相中有态, 任何凝固的格局都蕴含着过去的势能, 也潜藏着未来的势能, 产业结构中蕴含技术升级的可能, 性格中潜藏改变的潜能, 相是“冻结的态”; 态中有相, 任何流动的势能都在不断凝结为新的格局, 技术浪潮会沉淀为新的产业结构, 情绪波动会转化为性格的调整, 态是“正在凝结的相”。

相与态的辩证关系是理解动态世界的关键。实体主义只看到相, 将变化的世界视为静止存在; 极端相对主义只看到态, 将世界视为无结构的流动。相态主义同时把握相和态, 理解二者的相互转化, 超越

了两种极端思维的局限。

3.4. 从范畴到方法

“相”与“态”作为相态主义的核心范畴，不仅提供了描述世界的新语言，更构建了分析世界的新方法，其核心是从追问“是什么”转向追问“在什么条件下显现为什么状态”，这一转向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自我认识层面，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转向“我在什么情境下会显现为什么状态”，不再执着于寻找固定的人格类型，而是理解自身的相(稳定的习惯和性格)与态(情绪的波动和思维的流向)，以及二者在不同条件下的互动规律。

在人际理解层面，从“他就是这样的人”转向“他在什么条件下会这样”，这一转向蕴含人道主义精神：不存在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只存在在特定条件下显现为善或恶的人，理解他人的本质，是理解其显现的条件系统。

在社会分析层面，从“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转向“这个社会在什么条件下显现为何种状态”，社会的样态并非一成不变，制度环境、历史条件、外部压力的变化，会使同一社会呈现不同形态，理解社会的核心，是把握其相态转化的条件。

4. 相态互塑：动态的核心机制

4.1. 从微观到宏观：态的涌现

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从无数微观之相的互动中涌现而来，这是自下而上的过程，也是复杂系统的核心机制。技术浪潮的形成，并非单一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无数微观决策的汇聚：当大量企业、大学、工程师参与人工智能领域，资本、人才、知识的汇聚形成正反馈循环，技术态从“隐”到“显”，最终成为席卷经济的浪潮，这一过程是无数微观之相互动的涌现效应。

态的涌现具有非线性特征，单个微观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无数决策的叠加会产生质变。这符合复杂系统理论的“涌现”规律：宏观态具有微观相不具备的新性质，且无法还原为微观相的简单相加。水的湿润性无法还原为氢、氧原子的属性，市场情绪无法还原为个体投资者的心理，宏观态具有自主的因果效力。

这一机制的哲学意涵在于，微观与宏观是相互构成的关系：既不能将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个体，也不能脱离微观基础理解宏观。相态主义反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一切还原为个体行动)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宏观实体独立存在)，主张微观之相通过互动涌现出宏观之态，宏观之态又反过来塑造微观之相。

4.2. 从宏观到微观：态的冲刷

态一旦形成，会自上而下地冲刷并重塑每一个微观之相，这是结构对行动的塑造过程。技术浪潮形成后，企业会面临淘汰、重塑或催生的选择；市场情绪转向悲观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资产配置会发生调整；政策预期变化后，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行为会相应改变；时代精神转向后，个体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身份认同会重新建构。

冲刷的强度取决于态的强度和相的刚性：态的强度越大，冲刷越猛烈，革命、技术变革、文化转型都是高强度态的冲刷；相的刚性越大，调整越痛苦，刚性的制度、固化的身份、僵化的思维在冲刷中会产生巨大张力。这种张力既是危机的根源，也是变革的动力，正如怀特海所言，“存在的根本特征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本特征是保持秩序”，变化与秩序在相态互塑中实现统一。

这一机制的哲学意涵在于，宏观之态与微观之相并非单向的决定关系：宏观之态通过冲刷为微观之

相设定条件，但并非机械决定，微观之相在应对冲刷时具有能动性，可顺应、抵抗或转化宏观之态，个体行动与宏观结构是相互塑造的关系。

4.3. 相态互塑的节奏

相态互塑并非无规律的混沌，而是具有可识别的节奏，把握这一节奏是实践智慧的核心，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态快相慢，态的变化速度通常快于相的调整速度。情绪的变化快于性格的改变，市场情绪的变化快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浪潮的变化快于制度规范的更新。这种“相态滞后”是常态，也是危机的根源，当相严重滞后于态时，结构性错配会引发系统重组，经济危机、个人危机的本质都是相态的严重滞后。

二是量变积累，质变突变，常态下的相态互塑表现为渐进的量变，相的缓慢调整和态的日常波动不断积累变化势能。当系统逼近临界点时，微小的扰动会被放大为巨变，这是非线性系统的基本特征。地震是地壳应力的长期积累突破临界点，革命是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突破临界点，个人顿悟是认知冲突的长期积累突破临界点，相态主义提醒人们关注临界点，把握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条件。

三是路径依赖，相的调整受历史轨迹的约束，过去的选择会限制未来的可能性空间。QWERTY 键盘的统治地位源于其早期的普及，制度的惯性源于其长期的存在，历史选择会锁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路径依赖意味着相态转化并非任意的，而是受历史约束的，理解相态互塑，必须理解历史轨迹对当下可能性空间的塑造。

4.4. 相态互塑的认识论意义

相态互塑机制揭示了存在的本质：一切存在都在相互影响、相互构成中演化，不存在孤立的存在和单向的决定。这种理解方式超越了线性因果思维，把握了复杂系统中多重因果的相互缠绕——相态互塑是循环因果、相互构成的关系，而非线性因果、单向决定的关系。

这一认识论对实践具有根本指导意义：若秉持线性因果思维，会陷入寻找单一原因、追求单一解决方案的误区；若理解循环因果的本质，会正视系统的复杂性，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并在行动中保持灵活调整。相态主义并非让人们放弃行动，而是让人们更智慧地行动——理解条件、把握节奏、识别临界点、尊重历史、创造可能。

5. 显隐之间：存在的深层节奏

5.1. 显与隐的辩证

“相”与“态”都是显的存在方式，是已经显现的存在，但显只是存在的冰山一角，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隐的维度。隐并非不存在，而是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它作为可能性存在，作为背景使前景的显现成为可能，理解隐，才能完整把握存在的图景。

在物理世界，隐表现为“潜在”，种子是树的隐，胚胎是人的隐；量子力学揭示，未被观测的粒子以“叠加态”存在[2]，是多种可能性的叠加，这并非不存在，而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在心理世界，隐表现为“无意识”，弗洛伊德将意识比作冰山一角，无意识是水面之下的庞大冰体，它通过症状、梦境、口误等方式间接显现，是活跃且具有动力性的存在。在社会世界，隐表现为“潜结构”，费孝通提出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12]，就是隐而不显却真实运作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中国哲学对显隐的讨论尤为精深，为理解显隐辩证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源。《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8]，将道归为隐，器归为显，强调道在器中、隐在显中；王弼注《老子》

“欲言无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见其形” [7]，精准描述了隐的本质——介于有无之间的可能性状态；张载以冰水之喻说明显隐转化，“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 [9]，冰是显、水是隐，二者相互转化；王夫之进一步阐释，“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 [13]，指出隐非无，只是未显而已。中国哲学的显隐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叠加态具有惊人的相通之处。

5.2. 显隐转化的机制

显隐并非静止的二元对立，而是动态的转化过程，理解其转化机制，是把握存在节奏的关键，其核心包括四个环节：

一是积累机制，隐性因素的积累是显化的前提。技术突破源于长期的研发试错，危机爆发源于系统风险的长期积累，个人成长源于隐性的学习沉淀，正如庄子所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14]，厚积是隐的积累，薄发是显的显现，没有隐性因素的积累，就没有显性的成果。

二是触发机制，当系统逼近临界点时，微小的扰动会触发隐性因素的显化，这就是“蝴蝶效应”。亚马孙雨林的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这并非否定因果性，而是非线性系统的基本特征：触发因素具有偶然性，而系统在临界点处具有高度敏感性，使显化具有不确定性。人们无法精确预测显化的时间和地点，但可以理解显化的条件——系统的临界状态。

三是显化过程，显化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旧结构被打破，新结构随之诞生。种子破土而出无法回到种子状态，革命爆发无法回到旧秩序，顿悟发生无法回到旧认知，显化是存在的“事件”，它创造新的可能性，关闭旧的发展路径。

四是再隐化，显化之后，部分因素会重新隐入背景。成熟的技术会成为被遗忘的“基础设施”，稳定的制度会成为被忽略的“背景”，养成的习惯会成为不自觉的“自然”，再隐化并非消失，而是从前景退入背景，从注意中心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显隐的节奏就是存在的节奏——从隐到显，从显到隐，永不停息。

5.3. 显隐节奏的哲学意涵

显隐节奏揭示了存在的深层结构：存在并非在场的静态呈现，而是在显隐之间的永恒流转，这一洞见贯穿中西哲学。赫拉克利特的“自然爱隐藏”，指出存在以隐藏的方式运作；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去蔽”与“遮蔽”的永恒斗争 [11]，去蔽使存在显现，遮蔽使存在退隐，二者是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哲学的“阴阳”范畴，将显归为阳、隐归为阴，强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根、阴阳转化，与显隐辩证关系高度契合。

这一洞见对实践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它要求人们学会在隐时布局、显时收获，在隐时准备、显时行动，在隐时保持耐心、显时保持清醒。不懂显隐节奏，会在隐时因未显现而焦虑，在显时因变化太快而慌乱；把握显隐节奏，能在隐时积蓄力量，在显时把握时机，实现与存在节奏的同频。

6. 体用同源：根基与指向

6.1. 体的引入：存在的根基

相、态、显、隐构成了相态主义的基本分析维度，但一个根本追问始终存在：所有相态显隐，在什么之上显现？其承载者是什么？这就是“体” (Ti) 的引入，体是相态得以显现的根基，它并非实体主义意义上孤立、自足、不变的实体，而是关系性、依赖性、动态的存在，是存在的深度维度。

体具有三层意涵，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了相态存在的完整根基：

一是自然之体，即地球生命系统，这是最根本的体。人类的一切活动、文化创造、意义建构，都发生

在地球生命系统之中, 没有自然之体, 任何相态都无从谈起。张载“乾称父, 坤称母”[9]的论断, 正是对自然之体的深切体认, 揭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非孤立于自然的存在。

二是社会之体, 即人的生存本身, 这是价值的体。社会之体并非抽象的“社会实体”, 而是具体、鲜活、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的生存实践。《尚书》“民惟邦本”、孟子“民为贵, 社稷次之”的思想, 都是对社会之体的自觉, 指出人民是国家的根基, 相态分析的最终价值指向, 是人的生存与发展。

三是超越之体, 即那不可言说的存在本身, 这是哲学的体。老子“道可道, 非常道”[7]、庄子“大道不称”[14], 都揭示了超越之体的本质——它不是某种神秘存在, 而是所有言说、范畴、分析得以可能的前提, 是分析的界限和根基, 也是体用一源中“体”的最终指向。

体与相态的关系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 体是相态的承载者, 相态是体的显现。正如大海与波浪, 大海是体, 波浪是相态, 波浪的起伏、涌动、消散始终离不开大海, 大海不是波浪的总和, 而是波浪得以可能的条件; 同理, 体不是相态的总和, 而是相态得以显现的根基。

6.2. 用的提出: 实践的指向

体为相态分析奠定了根基, 但仍需追问: 相态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用”(Yong)的提出, 用是理论指向实践的方式, 是价值实现的过程, 没有用, 理论就是空洞的思辨, 分析就是无目的的拆解。

用具有三层意涵, 三者相互关联, 构成了相态主义的实践维度:

一是认识之用, 即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相态分析的首要之用, 是揭示隐而不显的相态结构, 打破思维的遮蔽: 实体主义遮蔽了流动和关系, 相对主义遮蔽了秩序和稳定, 虚无主义遮蔽了意义和价值, 认识之用的本质是“去蔽”, 让存在的完整性显现出来。

二是实践之用, 即让理解转化为行动。相态分析并非书斋里的玄思, 而是指向行动的智慧: 理解相态互塑机制, 是为了在行动中把握节奏; 理解显隐转化条件, 是为了在行动中把握时机; 理解体用一源, 是为了在行动中有所依归。实践之用是知行合一的体现, 是相态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三是治愈之用, 即治愈思想的病症。相态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 更是一种生活智慧: 它治疗实体主义的迷思, 让人们不再执着于寻找不变的实体; 它治疗虚无主义的焦虑, 让人们在流动中找到意义; 它治疗无根漂浮的失重感, 让人们在显隐节奏中找到自身位置。治愈之用回归了哲学的古老使命——哲学不是纯粹的知识, 而是生活的方式, 是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

体与用的关系是体用一源、不可分割的: 体是用的根基, 用是体的敞开。程颐“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10]的论断, 精准概括了二者的关系, 体在用中, 用在体中, 显与微之间没有鸿沟;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更是对用的自觉, 知而不行非真知, 行而不知非真行, 体与用、知与行在实践中实现统一。

6.3. 体用作为暗线

值得注意的是, “体”与“用”在相态主义体系中, 并非与“相”“态”并列的核心范畴, 而是作为更深层的暗线贯穿始终。这是因为体用与相态处于不同逻辑层次: 相态是“现象层”范畴, 描述存在如何显现; 体用是“根基层”范畴, 描述显现的根基与指向。将体用作为暗线, 既避免了逻辑混淆, 又能让读者在理解相态的同时, 自然感受到: 相态并非无根的存在, 有“体”作为承载; 相态分析并非无用的思辨, 有“用”作为指向。

这种安排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智慧: 不追求范畴的表面并列, 而注重思想的层次化深度。相态是看得见的波浪, 体用是看不见的洋流, 波浪的变化由洋流驱动, 而洋流只能在波浪中被感知, 体用与相态的关系, 正是如此。

7. 结论：从观变到知常

综上，相态主义本体论的完整图景可概括为：存在即相态，相态即显现。存在并非实体，而是“相”与“态”的动态集合——相是凝结的格局，承载着历史的积淀；态是流动的势能，涌动着未来的可能。相态并非静止的形态，而是在关系场中显隐不息的动态过程，在关系中呈现自身，在条件中实现转化。

相态互塑是相态主义的核心机制，微观之相通过互动涌现为宏观之态，宏观之态又自上而下冲刷并重塑微观之相，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揭示了变化与秩序的统一，解释了微观与宏观的相互构成。显隐节奏是存在的深层规律，隐性因素的积累、临界点的触发、显化的不可逆、再隐化的回归，构成了存在的永恒流转，展现了时间的韵律与历史的脉搏。

体用同源为相态主义奠定了根基并指明了方向，自然之体、社会之体、超越之体构成了相态显现的层层根基，认识之用、实践之用、治愈之用构成了相态分析的实践指向。体用作为暗线贯穿相态主义始终，使相态分析有根有据、有方向有目的，避免了理论的空洞与实践的盲目。

《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相态主义的核心智慧，可凝练为“观变而知常”五个字。“观变”即正视流动的现实，承认变化的必然，以动态、情境化的视角理解世界，不执着于固定的本质和静止的实体；“知常”即在万千变化中认出那不变的“体”，在无尽流转中回归那本来的“用”，把握存在的根本根基和实践的终极指向。常不在变之外，体不在用之外，知常并非逃避变化，而是在变化中安顿自身，在流动中找到锚点。

最终，相态主义传递的核心信念是：在万千状态中，认出自己——不是作为固定的实体，而是作为流动的觉察。这并非哲学的终结，而是哲学的开端，它邀请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体认相态、把握显隐、回归体用，以实践智慧应对流动时代的挑战，在变化与秩序、流动与锚点的平衡中，实现人的存在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上)[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17.
- [2] 徐一鸿. 果壳中的量子场论[M]. 超理汉化组, 译.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1: 21-23.
- [3] 达尔文. 物种起源[M]. 周建人, 叶笃庄, 方宗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02-105.
- [4] 郭永玉, 胡小勇. 人格心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5: 86-87.
- [5]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7.
- [6] 鲍曼. 流动的现代社会[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4.
- [7] 王弼, 注, 楼宇烈, 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 65, 76.
- [8] 王弼, 注, 楼宇烈, 校释. 周易注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16, 302, 310.
- [9] 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8.
- [10] 程颐, 程颢. 二程集[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87, 425, 689.
- [1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34-36, 259-265.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4-28.
- [13]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M]//船山全书: 第12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15-16.
- [14]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73, 106, 289.